

中华藏典（二）名家藏书

十七

反
经
(下)

游龙戏凤

反

经

(下)

【唐】
赵蕤
著

目 录

卷六·····	()
三国权十九·····	()
卷七·····	()
惧戒二十·····	()
时宜二一·····	()

卷 六

三国权十九

【原文】

论曰：臣闻昔汉氏不纲，网漏凶狡。袁本初虎视河朔，刘景升鹊起荆州，马超、韩遂雄据于关西，吕布、陈宫窃命于东夏，辽河、海岱，王公十数皆阻兵百万，铁骑千群，合纵缔交，为一时之杰也。然曹操‘挟天子令诸侯’，六七年间，夷灭者十八九，唯吴、蜀慕尔国也。以地图按之，才四州之土，不如中原之大都。人怯于公战，勇于私斗，轻走易北，不敌诸华之士。角长量大，比才称力，不若二袁刘吕之盛。此二雄以新造未集之国，资逆上不侔之势，然能抚剑顾眄，与曹氏争衡，跃马指麾，而利尽南海，何哉？则地利不同，势使之然耳。故《易》曰：‘王侯设险以守其国。’古语曰：‘一里之厚，而动千里之权者，地利也。’故曹丕临江，见波涛汹涌，叹曰：‘此天所以限南北也！’刘资称南郑为‘天狱’，斜谷道为‘五百里石穴’，稽诸前志，皆畏其深阻矣。虽云天道顺，地利不如人和，若使中材守之，而延期挺命可也，岂区区艾、濬得奋其长策乎？由是观之，在此不在彼。于戏，智者之虑，必杂于利害。故‘不尽知用兵之害，则

不能知用兵之利”，有自来矣。是以采摭其要，而为此权耶。夫囊括五湖，席卷全蜀，庶知害中之利，以明魏家之略焉。

【译文】

据说东汉末年朝纲失统，群雄逐鹿。袁绍想夺取河北，刘表在荆州起兵，马超、韩遂雄据关西，吕布、陈宫占领东夏，辽西、渤海、山东一带，十几路诸侯屯兵百万，缔结盟约，成为一时的英雄豪杰。然而，曹操“挟天子令诸侯”。用了六七年的时间，诸侯十有八九被消灭，只剩下吴和蜀两个小国了。从地图上看，吴蜀两国只有四个州的地盘，比不上中原的一个大都城。那里的人公战无勇，只会私下斗狠，在战斗中动辄败退逃跑，不足以和中原人相匹敌。在力量和才智上他们（指吴、蜀）也不如袁绍、刘表、吕布强盛，但这两位英雄（指刘备、孙权）在不利于自己的政治形势下，凭着刚刚建立的弱小国家的力量，能够拒守西蜀和江南，与曹操抗衡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就是地利不同，形势所致。所以《周易》说：“王侯凭天险来固守国家。”古语说：“一里方圆的地方，却动用了夺取千里之地的权谋，这就是地利在起作用。”所以曹丕面对长江，看到汹涌的波涛，感叹说：“这是上天设置的南北界线啊！”刘资把南郑称为“天狱”，把斜谷的道路称为“五百里石穴”，查阅众多的史料，都记载了它的险阻幽深。虽然说顺应天时，但地利不如人和更重要。假如吴、蜀有一个中等才能的人统治，就完全可以避免过早灭亡的命运，怎么能让小小的邓艾、王濬攻占，建立赫赫大功呢？由此看来，胜负的关键在于人和，不在地利。唉！有智之士的谋划，一定会全面权衡利害关系。所以说：“不懂得用兵的险恶，就不能够发挥用兵的作用。”这是自古以来的普遍规律啊！因此，我选取了三国权谋的精要，而做了这雪分

析,目的是使后人从统一中原、覆灭蜀国的事件当中明白用兵的利害关系,从而懂得曹魏的权谋。

【原文】

天帝布政,房心,致理参伐。参伐则益州分野。[以东井、南股、距星为界,东井、南股、距星连钺者是也。觜星度在参右足,玉井所銜星是也。西距星即参中央三星西第一星是也。]按《职方》则雍州之境,据《禹贡》则梁州之域,地方五千里,提封四十郡,实一都会也。[常璩《国志》云:“蜀其卦直坤,故多斑彩之章,其辰直未,故尚滋味。《诗》称文王之化,被于江汉之城,有文王之化焉。秦幽同诗,秦蜀同分,故有夏声”云。]故古称“天府之国”,沃野千里,其有以矣。

【译文】

天帝布置政局,房心合该治理参伐。(注:房、心、参、伐,都是星宿名,伐包括在参星之内,房心的分野是豫州),参伐的分野就是益州。[以东边的井星、南边的股、距二星为分界,东边的井星和南边的股、距二星连带钺星这个范围就是参星。觜星应在参星的右边,玉井星所含的就是这个星。西边的距星就是参星中心西数第一颗星。]蜀地按照《职方》记载在雍州境内,根据《禹贡》记载是梁州地域,方圆有五千余里,境内共有四十多个郡县,可以算得上一个诸侯国了。[常璩《国志》称蜀地按八卦方位论恰好属坤,所以那里多有五彩斑澜的修饰;按十二干支属未,所以那里的人喜好美味。《诗经》说周文王的德化泽及到了长江、汉水流域,所以那里已经接受了周文王的教化了。秦地和幽地有同样的诗风,秦地和蜀地是同等的,所以共有华夏的音乐’等等。]所以,古代把益州称为“天府之国”,是因为它不仅土地肥沃广大,而且已经有悠久的发展历

史了。

【原文】

王莽末，公孙述据蜀。〔术字子阳，扶风茂陵人也，王莽时为道江卒正，治临邛。及更始立，豪杰各起其县以应汉，南阳人宗成略汉中，商人王岑亦起兵于洛县，自称定汉将军，以应成。述闻之，遣使迎成，成等至成都，掳掠暴横，述意恶之，召县中豪杰谓曰：‘天下同苦新室，思刘氏久矣，故闻汉将军到，驰迎道路。今百姓无辜而妇子系狱，室屋烧燔，此寇贼，非义兵也。吾欲保郡自守，以待真主，诸卿欲并力者即留，不欲者便去。’豪杰皆叩头愿效死。述于是使人诈称汉使者自东方来，假述辅汉将军、益州牧。乃选精兵千余人而击宗成等，破之。别遣弟恢于绵竹击更始所置益州刺史张忠，又破之，由是威震益部者也。〕益部功曹李熊说述曰：‘方今四海波荡，匹夫横议，将军割据千里，地什汤武，若奋发威德，以投天隙，霸王之业成矣。今山东饥馑，人民相食，兵所屠灭城邑丘墟。蜀地沃野千里，土壤膏腴，果实所生，无谷而饱。女工之业，覆衣天下，名材竹干，器械之饶，不可胜用。又有鱼盐、铜铁之利，浮水转漕之便。北据汉中，杜褒斜之险，东守巴郡，拒捍关之口。地方数千里，战士不下百万。见利则出兵而略地，无利则坚守而力农，东下汉水，以窥秦地，南顺江流，以震荆扬。所谓用天因地，成功之资。今君王之声闻于天下，而位号未定，志士狐疑。宜即大位，使远人有所归依。’〔述曰：‘帝王有命，吾何德以当之？’熊曰：‘天命无常，百姓与能，能者当之，王何疑焉？’遂然之也。〕建武元年四月，遂自立为天子，号‘成家’，色尚白。〔使将军侯丹开白水关北守南郑，将军任满从阆中下江州东处捍关，于是尽有益州之地也。〕

【译文】

王莽统治末年，公孙述占领蜀地。〔公孙述，字子阳，扶风茂陵人。王莽时是道江军中长官，管辖着临邛。刘玄建国后，各地的英雄豪杰纷纷起兵响应汉军，南阳人宗成占据了汉中，商人王岑也在洛县起兵，自称为定汉将军，响应宗成。公孙述听说后，派使者迎接宗成到成都。宗成等人进成后掳掠烧杀，无恶不作，公孙述十分痛恨。就把县中豪杰召集起来说：‘现在天下的百姓都深受王莽新政统治之苦，盼着汉室复兴，所以听说汉将军到，都出城迎接，但是宗成屠杀无辜百姓，所到之处变成一片废墟，这是贼寇的所作所为，并不是我们所盼的义军啊！我想守住我们的郡县等待有道明君的到来，大家想助一臂之力的就留下，不愿效力的可以离开。’豪杰们纷纷叩头，表示愿意跟随公孙述效死力。公孙述于是派人诈称是从东方来的汉朝使臣，任命公孙述为辅汉将军、益州牧。然后，公孙述选派精兵一千多人去攻打宗成，打败宗成后，又派他的弟弟公孙恢打败了绵竹的汉更始将军（刘玄）所封益州刺史张忠。于是公孙述的名声便威震益州地区了。〕益州功曹李熊劝公孙述说：‘当今全国动荡，眼光短浅的人只懂得空谈，将军你割据的千里之地，十倍于商汤和周武王。如果能够奋发有为，取信于民，利用天赐良机，就可以成就王图霸业。现在山东正闹饥荒，老百姓骨肉相残，遭过兵祸的城邑变成了废墟。蜀地广阔的肥田沃土，盛产各种水果，百姓即使无粮也可以填饱肚子，女工纺织的衣服，足够天下人的穿用，名贵的木材、竹子和各种丰富的器械，用也用不完。人民还有打渔、制盐、冶铜炼铁和水上运输的便利条件。在军事上，向北可以凭借褒城、斜谷的险阻，向东可以占据巴郡，把守住捍关。我们有方圆千里的

土地，有不低于百万的雄兵，抓住有利时机，可以出兵攻城略地，没有机会就坚守城池，发展农业；出兵汉水可以伺机夺取秦地，顺江东下，可以威慑荆扬，这就是所说的取得成功所依靠的天时和地利。现在你的声名天下人都知道了，但是帝位还未建立，有才能的人还在犹豫不决。你应当及早建位称号，使人们找到归顺的依托。”[公孙述说：“帝王都有天命，我有什么才德去担当呢？”李熊说：“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，百姓拥护有才德的人，有才德的人就应该担当天下重任，你又有什么可犹豫的呢？”公孙述于是就同意了他的话。]东汉建武元年四月公孙述就自立为天子，改国号“成家”，以白色为贵。[派将军侯丹驻守白水关北的南郑地区，派将军任满从阆中下江州镇守东边的捍关，于是公孙述全部占领了益州的地盘。]

【原文】

自更始败后，光武方事山东，未遑西伐。关中豪杰多拥众归述。其后平陵人荆邯见东方将平，兵且西向，说述曰：“兵者，帝王之大器，古今所不能废也。隗嚣遭遇运会，割有雍州，兵强士附，威加山东。不及此时摧危乘胜，以争大命，而退欲为西伯之事，偃武息戈，卑辞事汉，喟然自以武王复出也。今汉帝释关陇之忧，专精东伐，四分天下而有其三。使西州豪杰，咸居心于山东。发间使，招携贰，则五分而有其四。若举兵天水，必至沮溃。天水既定，则九分而有其八。陛下以梁州之地，内奉万乘，外给三军，百姓愁困，不堪上命，将有王氏自溃之变。臣之愚计，以为宜及天人之望未绝，豪杰尚可招诱，急以此时发国内精兵。令田戎据江陵，临江南之会，倚巫山之固，筑垒坚定，传檄吴楚，长沙以南，必随风而靡；令延岑出汉中，定三辅、天水，陇西拱手自服。如此海内震摇，冀有大利。”

[述以问群臣，博士吴柱曰：昔武王伐纣，八百诸侯不期同辞，然犹还师以待天命，未闻有左右之助，而欲出师于千里之外，以广封疆者也。’邯曰：‘今东帝无尺寸之柄，驱乌合之众，跨马陷敌，所向辄平，不亟乘时与之争功，而坐谈武王之说，是效隗嚣欲为两伯也。’范晔说：‘援旗纠族，假制明神迹。夫创图首事，有以识其风矣。终于孤立一隅，介于大国，陇坻虽险，非有百二之势，区区两郡以御堂堂之锋，则知其道有足怀者，所以栖有四方之杰，夫功全则誉显，业谢则衅生，回成丧而为其议者，或未闻焉！若嚣命会符运敌非天力，坐论西伯，岂多嗟乎？’]

述不听邯计。光武乃使岑彭、吴汉伐蜀，破荆门，长驱入江关。

[岑彭为蜀刺客所杀，吴汉并将其军，入犍为界，诸县皆城守。汉乃进军攻广都，拔之，遣轻骑烧成都，市桥、阳武以东诸小城皆降。光武戒汉曰：‘成都十万众，不可轻也。但坚据广都待其来攻，勿与争锋。若不敢来攻，转营迫之，须其力疲，乃可击也。’汉乘利将步骑二万余人进逼成都，去城十余里，阻江北为营，作浮桥。使副刘尚将万余人屯江南，相去二十余里。光武闻之，大惊，让汉曰：‘贼若出兵缀公，而以大众攻尚，尚破，公即败矣！幸本无他者，急引兵还广都。’诏书未到，述果使其将谢丰攻汉，使别将劫刘尚，令不得相救。汉乃闭营三日不出，多树幡旗，使烟火不绝。夜衔枚引兵与尚军合，丰等不觉。明日，乃分兵拒水北，自将攻江南，汉破之，斩谢丰。于是引还广都，以状闻光武，报曰：‘公还广都甚得其宜，述必不敢略尚而击公也。若先攻尚，公从广都五十里悉步骑赴之，适当值其疲困，破之必矣！’自是，汉与述战于广都之间，八战八克，

遂军其郭中。述乃悉散金帛，募敢死士五千人，以配延岑。岑于市桥伪建旗帜，鸣鼓挑战，而潜遣奇兵出吴汉军后，袭击，破汉。汉堕水，缘马尾得出。述乃自将攻汉，三合三胜。自旦及中，军士不得食，并疲。汉固命壮士突之，述兵大败也。]军至成都，述出战，兵败被刺，洞胸死，夷述妻子，焚其宫室。[光武闻之，怒以遣汉曰：‘城降三日，吏人服从。一旦放兵纵火，良失斩将，吊人之义也。’乃下诏慰之。其忠节志义之士并蒙旌显，李育以有才干擢用之。于是西土感悦，莫不归心焉。范晔曰：‘昔赵陀自王番禺，公孙亦窃带蜀汉，推其无他功能，而至于后亡者，将以边地处远，非王化之所先乎？不能因隙立功，以会时变方，乃坐饰边幅，以高深自安，昔吴起所以惭魏侯也。及其谢群臣，审废兴之命，与夫泥首衔玉者，异日谈也。]

【译文】

从刘玄失败后，光武帝刘秀专注于山东的战争，还没有顾上征讨西南，关中的英雄豪杰大多归顺了公孙述。在此之后，平陵人荆邯看到如果刘秀平定中原，大军立即就会讨伐西南，劝公孙述说：‘军队是古今帝王成就大业的关键，不能轻易放弃不用。隗嚣乘此机会，割据了雍州，兵强马壮，有志之士都愿意投奔，正威慑山东的刘秀，你不在这个时候乘胜出兵，与刘秀一同争夺天下，却退守西蜀，迟疑不进，想效仿西伯侯的做法，不事习武用兵，谦卑地侍奉汉君，慨叹汉君刘秀是周武王复出。现在刘秀放下汉中、益州的忧患，一心一意和平定山东之乱，天下已经得到了四分之三，致使西部州郡的英雄豪杰，都对山东的刘秀心向往之，刘秀派出离间的使者，招收心怀二心的人，天下实际已经得到了五分之四。刘秀如果派兵攻打天水，必然会使我方土崩瓦解，天水关一旦被占领，天下

已经得到九分之八。君王你依靠梁州的土地,负担国家机构的各项开支和三军的粮饷,老百姓贫困不堪,怨声载道,将来恐怕会发生王凤那样的内乱。依我的愚计,趁百姓还没有对你彻底失望,英雄豪杰还可以招纳这个时候,赶快派遣国内精兵,命令田戎镇守江陵,在江南凭借巫山天险,坚固城池,把征讨的文书发到吴楚一带,长沙以南地区,一定会闻风归顺。命令延岑出兵汉中,平定三辅,天水、关西地区的人民必然拱手称臣,这样一来,就会使全国形势发生重大变化,就有可能形成极为有利的局面。”

[公孙述问计群臣,博士吴柱说:“从前周武王伐付,八百诸侯不约而同地都跟从了他,但是仍然还师等待天命。没听说过只靠左右的帮助,就想出兵千里之外以拓展疆域的。”荆邯说:“现在东帝(吴王刘秀)没有一点儿权力,指挥乌合之众,跨马杀敌,所向披靡。如果不立刻抓住时机与他争功,却坐谈武王之事,这是效仿隗嚣,想要做西伯侯那样的人。”范晔说:“举旗起兵,假借神谕,开始创业的时候,就已经显露出他的风范了。最后终于自立于西南一角,在大国之间生存。陇坻虽然地小势微,却能以区区的两个郡去抵御刘秀的大军,就知道他的政德有足以感化人的地方,所以能笼络四方的豪杰。功德圆满名誉就会显著,功业衰败则战乱兴起。回避成败的问题而进行讨论,还没有听说过!如果象隗嚣那样假借符命兴兵,而非依靠天助,坐论西伯侯周文王的德政是多么可笑啊!”]

公孙述不听荆邯的计策。后来光武帝刘秀派遣岑彭、吴汉征讨蜀地,攻克荆门,大军长驱直入江关。

[岑彭被蜀国的刺客杀死,吴汉把岑彭的军队都收编过

来,进入犍为地界,各县都守城不出。吴汉于是进军广都,攻取了它,派遣轻骑兵火烧成都,市桥、阳武以东的各小城都投降了吴汉。光武帝刘秀告诫吴汉说:“成都有十万人口,不可以轻视它。你只管坚守广都等他们来进攻,不要与他硬拼。如果他们不敢来攻,就设法逼迫他们,必须等他们精疲力尽,才可以进攻。”吴汉乘有利时机,率步兵、骑兵二万多人进逼成都,在离城十多里的地方,停在江北建立营地,修浮桥。派副将刘尚率一万多人屯扎在江南,与他相距二十多里。光武帝听说,大惊失色,责备吴汉说:“敌人如果出兵牵制住你,而以大队人马进攻刘尚,刘尚被攻破,你也就失败了!侥幸没有发生意外,赶快率军回广都。”诏书还未到,公孙述果然派大将谢丰攻打吴汉,另外遣将劫击刘尚,使他不能去救吴汉。吴汉就三天闭营不出,树立很多幡旗,并使烟火不绝。夜里,率军衔枚与刘尚的军队会合,谢丰等人都没有察觉。第二天,谢丰才分兵拒守江北,自己率军攻打江南。吴汉打败了他,将他斩首。于是吴汉率兵返回广都,把情况报告给光武帝。光武帝回答说:“你返回广都,很合时机,公孙述一定不敢分兵侵犯刘尚,攻打你。如果先攻打刘尚,你从五十里外的广都率步兵、骑马奔赴敌前,正好赶上它疲惫、困顿,击败它是必然的。”从此,吴汉和公孙述在广都之间交战,八战八胜,于是就驻扎在城中。公孙述分发黄金、布帛,招募敢死战士五千人,以配合延岑作战。延岑在市桥假装树起旗帜,鸣鼓向吴汉军挑战,暗地里却派奇兵从吴汉军队后面袭击,打败了吴汉。吴汉堕入水中,拽着马尾才出来。公孙述于是就亲自率军攻打吴汉,三战三胜。从早上到中午,军中战士没有吃饭,都疲惫不堪,吴汉于是趁机命令壮士突袭述军,述军大败。]到达成都,公孙述

出城迎战，刚一交手就兵败，被刺穿心肺而死，公孙述的妻子儿女都被杀死，宫室被烧毁。[光武帝听说这件事，愤怒地谴责吴汉说：“破城三天后，官吏就会服从了。一旦纵容士兵放火，斩杀良将，就违背了道义。”于是下诏安抚百姓。那些忠臣义士都受到表彰。李育因为有才干，被提拔使用。于是西土之人都心悦诚服，人心归向。范晔说：“从前赵陀自己在番禺称王，公孙述也窃取蜀汉的权柄，推想他并没有什么才能，却能最后灭亡的原因，抑或是因为地处边远地带，不能早一点受到君王德政的教化。在这种情况下他却不能趁机建立攻业，因时改变策略，就只知修饰仪表，自以为谋略高深而安于现状，这是与从前吴起愧对魏侯的情况相同的。如果那时他拒绝群臣，认真审视自己兴衰的命运，又和今天顿首至地、国破投降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语了。]

【原文】

至灵帝时，政理衰缺，王室多故，雄豪角逐，分裂疆宇。以刘焉为益州牧。[焉，鲁恭王后也。时四方兵寇，焉以为刺史威轻，乃建议改置牧伯镇安。方夏清选重臣以居其任，以焉为益州牧。是时，梁州贼马相聚疲役之人数千，先杀绵竹令，进攻洛县。州从事贾龙先领兵数百在犍为，遂纠合吏人攻相，破之。乃选吏迎焉，遂领益州牧也。]焉死，子璋立。[州大吏赵韪等贪璋温仁，立为刺史。初，南阳三辅人数万户流入益州，焉悉收以为兵，名曰“东州兵”。璋性柔宽，无威略，东州人侵暴。赵韪因人情不谄，乃结州中大姓。州中人畏见诛灭，乃同心并力，为璋殊死战，斩赵韪。时张鲁亦以璋懦弱，不承顺璋，遂自雄于巴蜀也。]为刘备所围，遂降。[备迁璋于公安，归其财宝。后以病卒。]

【译文】

到了东汉灵帝时候,王室衰微,统治不力,地方豪强势力各霸一方,斗争激烈。灵帝封刘焉作益州牧[刘焉是鲁恭王的后代。当时四面八方都是兵寇,刘焉认为刺史权力小,于是建议改设牧伯,进行统治。恰逢夏清挑选重臣担任这个职务,便任命刘焉为益州牧。当时,梁州反贼马相纠结几千名苦于徭役的役民,杀死绵竹令,然后进攻洛县。州从事贾龙率领数百名士兵在犍为纠结吏人攻破马相,派官吏迎回刘焉,刘焉就担任了益州牧。]刘焉死后,他的儿子刘璋承袭了益州牧。[益州太吏赵韪等人,因刘璋温厚仁爱,把他立为刺史。起初,南阳三辅数万户百姓流入益州,刘焉把他们全部收为自己的士兵,名为‘东州兵’。刘璋性格柔顺宽厚,没有威严和谋略,而东州人则性格暴躁。赵韪因为人情不和睦,集结了州中大姓作乱。州中人害怕被赵韪所杀,就同心协力,为刘璋进行殊死战斗,杀死了赵韪。当时张鲁也因为刘璋懦弱,不归顺他,自己称雄于巴蜀。]后来,刘璋被刘备围困,投降了刘备。[刘备把刘璋放逐到公安,归还了他的财产。后来刘璋病死。

【原文】

初,刘备为豫州牧也。[备,字玄德,涿郡涿县人也。少言语,善下人,喜怒不形于色。徐州牧陶谦表先主为豫州牧。后谦病,使人迎先主,先主曰:‘袁公路近在寿春,此君四世五公,海内所归,君以州与之。’陈登曰:‘袁公路骄豪,非治乱之主。今欲为使君合步骑十万,上可以匡主济人,成五霸之业,下可以割地守境,书功于竹帛。若使君不见听,登亦未敢听使君。’孔融谓先主曰:‘袁公路岂忧国忘家者耶?冢中枯骨何足介意?今日之事,百姓与能,天与不取,悔不可追。’遂领徐州。

陈登遣使诣袁绍曰：‘天降灾戾，祸臻鄙州，州将殒殒。士人无主，恐奸雄一旦承隙，以貽盟主日昃之忧，辄共奉平原相刘府君，以为宗主，永使百姓知有依归。方今寇难纵横，不遑释甲，谨遣下吏奔告执事。’袁绍答曰：‘刘玄德弘雅，有信义，今徐州乐戴之，诚副所望也。’为曹公所破，走屯新野。

[时刘表薨，诸葛亮说攻琮，荆州可有。先主曰：‘荆州临亡，托我以遗孤，吾不忍也。’荆州人多归先主，先主日行十余里。或曰：‘宜速行保江陵。’先主曰：‘夫济大事者以人为本，今人归吾，何忍弃去。’习凿齿曰：‘刘主虽颠沛险难，而信义愈明，势逼事危，而言不失道，追景升之顾，则情感三军，恋赴义之士，则甘与同败。视其所以结物情，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？其终济大业者，不亦宜乎？’闻诸葛亮躬耕南阳，乃三诣亮于草庐之中，屏人言曰：‘汉室倾颓，奸臣窃命，主上蒙尘，孤不度德量力，欲信大义行于天下，而智术浅短，遂用猖獗，至于今日，然意犹未已。君谓计将安出？’亮答曰：‘自董卓已来，豪杰并起，跨州连郡者，不可胜数。曹操比于袁绍，名微而众寡，然遂能克绍，以弱为强者，非唯天时，抑亦人谋也。今操已拥百万之众，挟天子而令诸侯[《传》曰：‘求诸侯莫如勤王’，此之谓也。]，此诚不可与争锋。孙权据有江东，已历三代，国险而民附，贤能为用，此可与为援，而不可图也。荆州北据江、汉，利尽南海，东连吴会，西通巴、蜀，此用武之国，而其主不能守，此殆天所以资将军也。益州险塞，沃野千里，天府之国，高祖因之以成帝业。刘璋暗弱，张鲁在北，民殷国富，而不知恤，智能之士，思得明后。将军既帝室之胄，信义著于四海，总览英雄，思贤如渴。若跨有荆益，保其岩岨，西和诸戎，南抚夷越，结好孙权，内修政理。天下有变，则命上将军将荆州之军，以向

宛、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，出于秦川，百姓孰不箪食壶浆，以迎将军者乎？诚如是，则霸业可成，汉室可兴矣。”时曹公破荆州，先主奔吴。

〔先主之奔吴也，论者以孙权必杀之。程昱料曰：“曹公无敌于天下，初举荆州，威震江东。权虽有谋，不能独当也。刘备，英雄也，关羽、张飞皆万人之敌，权必资以御于我，难解势分，备资以成，不可得杀也。”权果多与备兵，以御太祖。时益州刺史刘璋闻曹公征荆州，遣别驾张松诣曹公，曹公时已定荆州，走先主。曹公不存录松，松劝璋自绝。习凿齿曰：“昔齐桓公一矜其功，而叛者九国；曹操渐自骄伐，而天下三分。皆勤之于数十年之内，弃之于俯仰之顷，岂不惜乎？是以君子劳谦，日昃虑以下人，功高而居之以让，势尊而守之以卑，夫然后能有其富贵，保其功业，传福百代，何骄矜之有哉？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也。”〕

备用亮计，结好孙权，共拒曹公于赤壁，破之。曹公北还，权乃以荆州业备。〔周瑜上疏谏曰：“刘备以枭雄之姿，而关羽、张飞熊虎之将，必非久屈为人用者。愚谓大计，宜徙备置吴，盛为筑室，多其美女玩好之物，以娱其耳目。分此二人，各置一方。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，大事可定也。今猥割土地，以资业之聚，此三人俱在疆场，恐蛟龙得云雨，非复池中物也。”权以曹公在北方，当广揽英雄，故不纳也。〕

【译文】

当时，刘备任豫州牧。〔刘备，字玄德，涿郡涿县人氏。寡言少语，礼贤下士，喜怒不形于色。徐州牧陶谦上表朝廷请求任刘备为豫州牧。后来陶谦生病，派人迎先主刘备，刘备说：“袁公路近在寿春，这个人世代为官，是天下所归附的对象，你